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梨魂 第二章 夜哭

小院春深，亞枝日午，炊煙縷縷，搖曳空中，正黃梁飯熟時矣。夢霞自晨起後，即赴樹下，拾花、葬花、哭花，瘁心殫力，半日於茲。入室後體倦欲眠，而館僮適取午膳至。須臾飯畢，飲清茗一杯以醒詩脾。環行於室中者數周，仍倚窗而立，時辛夷方大開，映日爭光，流霞成彩，突然觸其眼簾。夢霞對之而歎曰：「彼何花乎，若斯之豔也。倚托東風之勢，逞姿弄媚，百六韶光，幾為渠占盡。亦知名花易老，好景不常。後封姨之恩威並用，其手段至辣，其施放至公。此花既受其吹噓，必仍被其摧折，後日亦終與塚中之花，同歸於盡。猩紅萬枝，吾視之直點點血淚耳。」夢霞獨自沉思，滿目閒愁，苦難擺脫，乃就案頭，擘箋拈管，賦詩二首曰：

### ◇梨花

幽情一片墮荒村，花落春深晝閉門。  
知否有人同澗淚，問渠無語最銷魂。  
粉痕欲化香猶戀，玉骨何依夢未溫。  
王孫不歸青女去，可憐辜負好黃昏。

### ◇辛夷（即木筆）

脫盡蘭胎豔太華，蕊珠宮裡鬥春花。  
■枝曉露容方濕，隔院東風信尚賒。  
錦字密書千點血，霞紋深護一重紗。  
題紅愧乏江郎筆，不稱今朝詠此花。

書竟，復朗誦一遍，擱筆沉吟，百無聊賴。繼念香魂雖有依歸，新塚尚無表識，於心不能無歉。夢霞固擅雕龍之技者，乃取白石一方，■而平之，伏案奏刀，二時始就。其文曰：

### 梨花香塚

己酉三月青陵恨人題

呼館僮持去，立之塚前。而夢霞此時實倦極矣，遂倒榻而眠，沉沉睡去，不復知夕陽之西下也。

金烏沒影，珠蚌剖胎，一天涼意，滿地流波。比及夢霞醒時，已月移花影上欄杆矣。壁上時鐘正叮噹敲十下。月光從窗罅透入帳中，照衾枕上花紋盡現。時覺寒氣驟加，夢霞深深擁被，方擬重續殘夢，忽聞隱隱有嗚咽之聲，不知何自而至。夢霞大驚異，倦眼朦朧，豁然清醒。側耳靜聆，細察其聲浪所傳出之方向，則決其為來自窗外者。哭聲幽咽，淒淒切切，若斷若續，聞之令人惻然心動。夢霞驚定而怖，默揣此地白晝尚無人跡，深夜何人來此哀哭？嗚呼，噫嘻！吾知之矣，是必梨花之魂也。彼殆感餘埋骨之情，於月明人靜後來伴餘之寂寞乎？閱者諸君，此不過夢霞之理想，實亦事實上所決無者也。

夢霞膽驟壯，急欲起而窺其究竟。披衣覓履，躡行至窗前，露半面於玻璃上，向外窺之。瞥見一女郎在梨樹下，縞裳練裙，亭亭玉立。不施脂粉，而豐致娟秀，態度幽閒，凌波微步，飄飄欲仙。時正月華如水，夜色澄然，腮花眼尾，了了可辨，是非真梨花之化身耶？觀其黛蛾雙蹙，撫樹而哭，淚絲界面，鬟低而纖腰欲折。其聲之宛轉纏綿，淒清流動，如孤鸞之啼月，如雛雁之呼群，一時枝上棲禽，盡聞聲而驚起。哭良久，忽見女郎以巾拭淚，垂頸注視地上，狀甚驚訝。旋回眸四矚，似已見新塚上之碑識，纖腰徐轉，細步行來。既至塚前，遽以纖掌摩撫碑文，點首者再。繼巡視塚前一周，又低眉沉思半晌，而哭聲又作矣。此次之哭，比前更覺哀痛，嗚嗚咽咽，淒人心脾，與顰卿之哭埋香塚，誠可謂無獨有偶。此時夢霞與女郎之距離，不過二三尺地。月明之下，上面鬢角眉尖，下而襪痕裙褶，無不了然於夢霞之眼中，乃二十餘絕世佳人也。夢霞既驚其幽豔，復感其癡情，又憐其珊珊玉骨，何以禁受如許夜寒，一時魂迷意醉，腦海中驟呈無數不可思議之現象。忽聞錚然一聲，夢霞如夢初醒，蓋出神之至，不覺以額觸玻璃作聲也。再視女郎，則已不見，惟有寒風惻惻，涼月紛紛，已近三更天氣矣。無可奈何，乃復就枕。此夜之能安睡與否，則夢霞未以告作書者，以意度之，固當為夢霞誦《關雎》三章耳。

咄咄，女郎何來？女郎何哭？哭又何以哀痛至？是哭花耶？哭塚耶？抑別有所苦耶？吾知女郎殆必與梨花同其薄命，且必與夢霞同具癡情。其哭也，借花以哭己耳。嗚呼！夢霞幸矣，茫茫宇宙，固尚有與之表同情而賠淚者乎！瀟湘沉恨，萬劫不消；頑石回頭，三生可證。蓋此夜之奇逢，即夢霞入夢之始矣。

閱者諸君亦知此女郎果為何人乎？女郎固非梨花之魂，乃梨花之影也。此薄命之女郎與多情之夢霞，皆為是書中之主人翁，欲知女郎之來歷，當先悉夢霞之行蹤。

夢霞姓名何憑，別號青陵恨人，籍隸蘇之太湖。其生也，母夢彩霞一朵，從空飛下，因以夢霞為字。家本書香，門推望族，父某為邑名諸生，生女一、子二，長字劍青，次即夢霞也。夢霞以生有夢異，父母尤鐘愛之。雙珠雙璧，照耀門楣，親友咸嘖嘖欣羨。夢霞幼時，冰神玉骨，頭角嶄然，捧書隨兄，累累兩■，小時了了，譽噪神童，長更盤盤，人呼才子。其父每顧夢霞而喜曰：「得此佳兒以娛晚景，世間真樂無過於此。」父本淡於功名，且以夢霞非凡品也，不欲其習舉子業、人名利場。夢霞乃得專肆力於詩古文辭，旁覽及傳奇野史，心地為之大開。而於諸書中尤心醉於《石頭記》，案頭枕畔頃刻不離。前生夙慧，早種情根；少小多愁，便非幸福。才美者情必深，情多者愁亦苦。《石頭記》一書，弄才之筆，談情之書，寫愁之作也。夢霞固才人也、情人也，亦愁人也。每一展卷，便替古人擔憂，為癡兒叫屈。鶯春雁夜，月夕風晨，不知為寶、黛之情摯緣慳，拋卻多少無名血淚，而於黛玉之葬花寄恨、焚稿斷情，尤深惜其才多命薄，恨闊情長。時或咄咄書空，悠然遐想，冀天下有似之者。書窗課暇，嘗戲以書中人物，上自史太君、下至傻大姐，各綜其事跡，係以一詩，筆豔墨香，銷魂一世。其昵友某見之曰：「癡公子幾生修到，君有忻慕心，以是因果，恐將跌入大觀園裡，受諸苦惱去也。」夢霞知其諷己，一笑置之。噫！孰知不數年而其友之言果驗，一紙淚痕，竟為情券耶。

十年蹭蹬，踢落霜蹄，一卷吟哦，沉埋雪案。夢霞雖薄視功名，亦曾兩應童試，皆不售，抑鬱無聊，空作長沙之哭。適值變法之際，青年學子咸棄舊業、求新學，負笈擔簦，爭先恐後。夢霞亦於此時，別其父母，肄業於兩江師範學校，卒以最優等畢業，時年已及冠矣。姊適弘農楊氏，早賦於歸；劍青亦已授室，行抱子矣。父母欲即為夢霞卜婚，藉了向平之願。夢霞殊不願，問其故，則不答。固問之，則泫然欲涕。父母疑有外遇，遍偵其同學，莫得端倪，心竊異之。不知夢霞之心事固有難以告人者，顧影自憐，知音未遇，佳人難再，魂夢為勞，一片癡心，欲得天下第一多情之女子而事之，不敢輕問津於桃源俗豔。蓋此乃畢生哀樂問題，原非可以草草解決者也。

無何，靈樁失蔭，家道中落。劍青遠遊楚閩，夢霞亦以家居無聊，擬棄筆作餬口計。適其同學有為之介紹於蓉湖某校，函招之往，夢霞雖不願獻身教育界，而其母以蓉湖有遠戚崔氏，六七年不通音問，力慫憑夢霞應該校聘，得以便道就詢近狀。夢霞不忍拂慈母意，即擇日治裝往，■被一條，破書半篋。自此而夢霞遂棄其家庭之幸福，飽嘗羈人之沉味矣。

春帆一角，影落蓉湖，既登岸，則該校固地處窮鄉，與城市隔絕不通。夢霞亦不嫌其冷僻，轉喜其得遠煩囂。惟校舍湫隘，下榻處黝暗無光，殊不適於衛生。乃便詢崔氏居，則相距僅半里許耳。是晚，夢霞即呼校役導之往，中途忽念臨行時忘問阿母，彼家係何戚屬、作何稱謂，一無所知而貿然晉謁，將如何酬應耶？但已至此，亦無奈之。既屬疏遠之戚，則年長者呼以伯叔，年相若者呼以兄弟，即有乖誤，想亦不至被人家笑話。夢霞此時正如丑媳將見翁姑，愧赧，至不可狀。

燕子窺人，鸚哥喚客。夢霞入門投刺，主人知為姑蘇遠戚，倒屣出迎，則一六十餘之頽白叟也。登堂讓坐後，即現其極和藹之貌，出其極親愛之語，謂夢霞曰：「百年姻眷，一水迢遙，斷絕音書，於茲六載。今日甚風兒吹得吾姪到此，真令老夫出於意外，怪道晨來喜鵲繞屋亂噪也。」繼問：「若翁及若母俱無恙否？」夢霞泫然答曰：「謝老伯垂念，先父見背已一年餘矣，門庭冷落，家業凋零，寡婦孤兒，孰加存問。」語至此，備述其應聘來錫，及臨行老母敦囑便道探詢意。崔父聞言，亦歎不止。繼而曰：「吾姪遭家不造，孤苦零丁，聞之令我心痛。然觀吾姪頭角凌雲，胸襟吞海，青年飽學，騰達有期。有子克家，死者有知，亦當瞑目泉下。所難堪者老夫耳。老夫中年始得一子，去歲忽病疫死。昊天不弔，奪吾愛兒，垂暮之年，淪斯逆境，何命之窮也。西河賢者，痛抱喪明；東野達人，詩傳失子。老夫何人，而能為太上之忘情，忍使青春少婦便上望夫之台，黃口孤兒難覓阿爺之面。傷矣！傷矣！殘年無兒，後顧茫茫，今幸吾姪掌教是鄉，辱日葦末之親，遺此一塊肉，意欲重累吾姪，為老夫訓迪，俾得略識之無，不墮詩書舊業，皆出吾姪所賜。老夫雖死，亦銜感靡涯矣。」